韻語陽秋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韻語陽秋/卷七 ◄

韻語陽秋
卷八

► 韻語陽秋/卷九

蘇武、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，金蘭之義素篤。武拘於匈奴，明年而陵始降，雖逆順之勢殊，悲歡之情異，然朋友之誼，此心常炯炯也。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，非不切至，而武之所以告陵者，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，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。若告衛律者則不然，盡詞詬詈，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，而此以節義臨之，幾使惡死，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。後武得歸，陵置酒賀武曰：〔今足下還歸，揚名於匈奴，功顯於漢室，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子卿！〕故李太白《蘇武詩》云：〔渴飲月窟冰，饑餐天上雪。東還沙塞遠，北愴河梁別。泣把李陵衣，相看淚成血。〕蓋亦是意爾。

張祜《觀狄梁公傳詩》云：
失運盧陵厄，乘時武后尊。五丁扶造化，一柱正乾坤。
而山谷有〔鯨波橫流砥柱，虎口舌國宗臣〕之句，可謂善論仁傑者。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，三族之夷，強犯逆鱗，敢以廬陵王為請者，非特天資忠義，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。且張易之、昌宗，後之嬖臣也，欲歸廬陵，事大體重，非二嬖之言，後孰信之。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，陳易弔為賀之計，故二嬖敢從容以請，而後意遂定。於是仁傑之諫得行。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，由仁傑之言也。故史援呂溫之言，稱之曰：〔取日虞淵，洗光咸池，潛授五龍，夾之以飛。〕嗚呼，仁傑其忠且賢哉！按仁傑傳，始後欲立武三思。而《李昭德傳》乃云：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，昭德力爭。今攷三思本傳，不載為皇太子之說。而承嗣傳云：〔洛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，岑長倩、格輔元皆爭不從。

而不及昭德，豈有抵梧邪？

漢元帝時，洪恭、石顯用事，京房、劉向皆深嫉之，嘗上書力詆。蓋薰蕁冰炭，不能以共處，理之必然也。然房欲淮陽王為己助，代王作求朝奏章；向令外親上疏，謂小人在朝，以致地動；雖嫉惡之心切，然於忠實亦少貶矣。使二子果輸忠於漢，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，何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！故荊公詩云：
京房劉向各稱忠，詔獄當年跡自窮。畢竟論心異恭顯，不妨迷國略相同。
後之論人物者，倘取其心而略其跡，則善矣。

東漢李固，忠直鯁亮，志在許國，不為身謀。爭立清河，遂忤梁冀，以致身首異處。當時有提鈇上章，乞收固屍，如汝南郭亮者；有星行至洛，守衛屍喪，如陳留楊羌者；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。唐李華嘗觀《黨錮傳》，撫卷而悲之，且作詩曰：
古墳襄城野，斜徑橫秋陂。況不禁樵採，茅莎無子遺。
嗚呼，生不能保其身，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，天之不相善人，何至是邪！梅聖俞詩云：
漢家誅黨人，誰與李、杜死。死者有范滂，其母為之喜。
喜死名愈彰，生榮同犬豕。
故史臣以胡廣、趙戒為糞土，而馬融真犬豕哉！

司馬遷遊江、淮、汶、泗之境，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《史記》。上下數千年，殆如目睹，可謂孤拔。初遭李陵之禍，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，實欲效《離騷》、《呂覽》、《說難》之書，以攄憤悱。故荊公詩云：〔嗟子刀鋸間，悠然止而食。成書與後世，憤悱聊自釋。〕觀《史記》評贊，於范睢、蔡澤則曰：〔二子不相厄，烏能激乎？〕於季布則曰：〔彼自負才，故受辱而不羞。〕於虞卿則曰：〔虞卿非窮愁，則不能著書以自見。〕於伍員則曰：〔隱忍以就功名〕。至於作《貨殖》、《遊俠》二傳，則以〔家貧不能自贖，左右親戚不為一言〕而寄意焉。則荊公釋憤悱之言，非虛發也。

老杜高自稱許，有乃祖之風，上書明皇云：〔臣之述作，沈鬱頓挫，揚雄、枚皋可企及也。〕《壯遊詩》則自比於崔、魏、班、揚，又云：〔氣劘屈賈壘，目矩曹劉牆。〕《贈韋左丞》則曰：〔賦料揚雄敵，詩看子建親。〕甫以詩雄於世，自比諸人，誠未為過。至切比稷與契則過矣。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，

豈自比稷契而然耶？至云〔上感九廟焚，下憫萬民瘡，斯時伏青蒲，廷爭守御床〕，其忠藎亦可嘉矣。

《文選》載王粲《公讌詩》，注云：此侍曹操宴也。操未為天子，故云公讌耳。操以建安十八年春，受魏公九錫之命，公知眾情未順，終其身不敢稱尊。而粲詩已有〔願我賢主人，與天享巍巍〕之語，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！粲嘗說劉表之子琮曰：〔曹公人傑也，將軍捲甲倒戈以歸曹公，長享福祚，萬全之策也。〕厥後操以粲為軍謀祭酒，則以腹心委之矣。

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，今金沙寺，其故宅也。自著《君陽山記》，敘其景物亭館如輞川，尚可得其彷彿。初，僧辯光從希聲受筆法，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。希聲祈使援己，以詩寄之云：
筆下龍蛇似有神，天池雷雨變逡巡。寄言昔日不龜手，應念江湖洴澼人。
遂得召，隱操蓋不足觀也。嘗著《易傳》十卷。觀其自序，以謂：夢在大河之陽，有三人偃臥東首，上伏羲，中文王，下孔子，以《易》道畀余，遂悟八卦小成之位，質以象數，有如苻契。且云：今年四十有七，已及聖人之年，於是作《易傳》以授門人崔徹、王贊之徒，復自為注。今觀其書無可取者，而怪誕如此，其人亦可知。後避難死於道路，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。

荊公《商鞅詩》云：〔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〕余竊疑焉。孔子論為君難，有曰：〔如其善而莫予違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不而莫予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〕蓋人君操生殺之權，志在使人無違於我，其何所不至哉！商鞅助秦為虐，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邪？後又有《謝安詩》云：
謝公才業自超群，誤長清談助世紛。秦晉區區等亡國，可能王衍勝商君。
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。杜子美云：
舜舉十六相，身尊道何高。秦時用商鞅，法令如牛毛。
則知所去取矣。

謝靈運在永嘉臨川，作山水詩甚多，往往皆佳句。然其人浮躁不羈，亦何足道哉！方景平天子踐祚，靈運已扇搖異同，非毀執政矣。暨文帝召為秘書監，自以名輩應參時政，而王曇首、王華等名位逾之，意既不平，多稱疾不朝，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。後以遊放無度，為有司所糾，朝廷遣使收之，而靈運有〔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恥〕之詠，竟不免東市之戮。而白樂天乃謂

謝公才廓落，與世不相遇。壯志鬱不用，須有所洩處。
洩為山水詩，逸韻諧奇趣。
何也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，內而卿監，外而二千石，亦不為不逢矣，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？少須之，安知不至黃散，而褊躁至是，惜哉！其作《登石門詩》云：
心契九秋幹，目翫三春黃。居常以待終，處順故安排。
不知桃墟之洩，能處順乎，五年之禍，能待終邪？亦可謂心語相違矣。

揚雄之跡，曲諂新室，議之者眾矣，此置而不論。雄之心如何哉？觀《法言》之書，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。王荊公乃深許之，何邪？詩云：〔寥寥鄒魯後，於此獨先覺。〕又云：〔儒者陵夷此道窮，千秋止有一楊雄。〕又云：〔道真沉溺九流渾，獨泝頹波討得源。〕又云：〔子雲平生人莫知，知者乃獨稱其辭。〕今尊子雲者皆是，得子雲心亦無幾，是以聖人許雄也。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，文淺易之說，與公矛盾矣。

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，會文帝疾動，乃矯詔送廷尉誅之。故時人歌云：〔可憐《白浮鳩》，枉殺檀江州。〕當時人痛之蓋如此。奈何王綱下移，主威莫立，洎魏軍至瓜步，帝方登石頭以思之，又何補哉！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：〔萬里長城壞，荒雲野草秋。秣陵多士女，猶唱《白浮鳩》。〕蓋傷痛之深，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。

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，曰：〔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澤車，御款段馬，鄉里稱善人，斯可矣。致求贏餘，但自苦爾。〕故援在浪泊西里，當下潦上霧，毒氣薰蒸，仰視飛鳶跕跕在水中之時，輒思其言，以謂念少游語，何可得也！洎武陵五溪蠻作亂，劉尚軍沒，而援貪進不止，方且據鞍矍鑠，被甲請行，遂底壺頭之困。劉夢得《經伏波神祠詩》，有〔一以功名累，翻思馬少游〕之句，可謂名言矣。壺頭在武陵，當是夢得為司馬時經歷。故篇首言〔濛濛篁竹下，有路上壺頭。〕

西伯將出獵，卜之曰：〔所獲非龍非螭，非虎非羆，所獲霸王之輔。〕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，載與俱歸。此司馬遷之說也。文王至磻溪，見呂尚釣，釣得玉璜，刻曰：〔姬受命，呂佐檢，德合於今昌來提。〕此《尚書大傳》之說也。太公釣於滋泉，文王得而王。此呂不韋之說也。呂望年七十，釣於渭渚，初下得鮒，

次得鯉，刳腹得書，書文曰：〔呂望封於齊。〕此劉向之說也。太公避紂，居東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〔盍歸乎來！〕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百有餘歲，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，此孟子之說也。是數說者，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，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也。而司馬遷乃摭或者之論，謂西伯拘羑里，散宜生、閎夭招呂尚求美女奇物，獻於紂而贖西伯。西伯既脫，三人又陰謀修德以傾商政。此豈所以待太公哉！歐陽詹云：〔論兵去商虐，講德興周道。屠沽未遇時，何異斯川老。〕余比赴官宜春，於壽昌道中，見壁間題一詩云：

漁翁何事亦從戎，變化神奇抵掌中。莫道直鉤無所取，渭川一釣得三公。

一以為傾商政，一以為釣三公，皆非知聖賢者。

唐淄青李師道，倚蔡為重，稱兵不軌。洎蔡平，師道乃始震悸。憲宗命削其官，詔諸軍進討，於是六節度之兵興矣。故劉夢得嘗為《天齊行》二篇，以快李師道之死。夫師道猖獗狂悖，反噬其主，人怨神怒，豈能居覆載之中乎？故夢得云：〔牙門大將有劉生，夜半射落欃槍星。〕又云：〔泰山沉寇六十年，旅祭不饗生愁煙。今逢聖君欲封禪，神使陰兵來助戰。〕夫劉悟，本軍之將也，方為師道屯陽穀以當魏將，乃倒戈以攻其主。泰山，本土之神也，宜福其地，而乃以陰兵助敵。則人怨神怒可知矣。將叛其君，神叛其主，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！天之所報速矣。

唐明皇時，陳希烈為左相，李林甫為右相，高適各有詩上之，以陳為吉甫、子房，以李為傅說、蕭何，其比擬不倫如是。陳詩云：

天地莊生馬，江湖范蠡舟。逍遙堪自樂，浩蕩信無憂。

則無意於依陳。上李相詩云：

莫以才難用，終期善易聽。未為門下客，徒謝少微星。

則有意於干李。按希烈傳，林甫顓朝，以希烈柔易，乃薦之共政，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，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。

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：〔聖人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〕又云：〔眾人皆濁，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；眾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。〕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。使屈原能聽其說，安時處順，寧得喪於度外，安知不在聖賢之域！而仕不得志，狷急褊躁，甘葬江魚之腹，知命者肯如是乎！故班固謂露才揚己，忿懟沉江。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，狷狹之志也。揚雄謂遇不遇命也，何必沉身哉！孟郊云：〔三黜有慍色，即非賢哲模。〕孫郃云：〔道廢固命也，何事葬江

魚。〕皆貶之也。而張文潛獨以謂

楚國茫茫盡醉人，獨醒唯有一靈均。哺糟更使同流俗，漁父由來亦不仁。